

薛涛儿童小说
名家导读本

天空之城

薛涛
著

青岛出版社

天空之城

——
薛涛
著

青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空之城 / 薛涛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4. 12

(薛涛儿童小说名家导读本)

ISBN 978-7-5552-1373-4

I. ①天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6175 号

书 名 天空之城
作 者 薛 涛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李 磊 (cnlilei@126.com)
特约编辑 李 闻
封面设计 乔 峰
绘 画 葫芦湖
制 版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32 开
印 张 7.5
字 数 160 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1373-4
定 价 2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532-68068638

读小说，似面朝大海。

梦，是一只船桨。

薛涛

~学狗叫的孩子~

小孩一夜没睡。

天要亮时，蓬镇还睡着，

小孩就抱起还在做梦的小狗。

他们去了海边，坐在那只废弃的小船上，

他懂得了什么叫想念。

想念就是想哭——又哭不出来。



~少年与镜子~

那大半天时间里，
少年把那些镜子都立在了相应的地方，
一直排到阳台上。

这期间老人面对阳光始终微笑着。
这也许是老人患病以来笑得最多的一次。

这下好了，老人也有“白天”过了。
少年睡了一夜好觉，梦见许多块镜子挂在树枝上，
像许多个小太阳。



～漂～

我们在码头上玩飞盘。我一抬头，看见爸爸。

爸爸肩上挂着水淋淋的网，

在阳光下闪着星星。

脚下积了一摊水。

就是说爸爸在这里站了半天了。

我没注意。

黑云也没注意。



～海爸爸 蓝房子～

起风了。浪高了。

我的心跳开始加快。我更加想念爸爸。

我看见了蓝房子。

蓝房子闪着通明的蓝光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它没有形状，只是一团蓝光，

我似乎看见了爷爷，还有伙伴们的爸爸……

蓝房子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模糊，最后消失。

我的眼前是蓝色的海面。



本书作品获得的荣誉



《红滩上的小瓦》获中日友好儿童文学奖，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东京《彩虹图书》；

《海爸爸 蓝房子》获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；

《如歌如诗》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；

《庚子红巾》获《少年文艺》杂志年度优秀作品奖，翻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东京《彩虹图书》。



致读者

你是谁？你读几年级？五年级还是六年级，还是在读中学？或许，你是一个喜欢跟孩子抢书读的家长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请向我祝贺。我就是找到你们——你们就是那种很大或者很小的一些人，生于不同年代却在同一个时间读同一种文字。

我提供这种文字。

我的文字给那些心怀童趣、敬畏童心的人阅读，生于不一样的年代却是一样的“属相”和“星座”。那么，我的读者其实一般大。它们就像彼得·潘，内心里蹲着一个孩子，它一直没有长大。这样的人常常会绽放出人性的光辉，他友善、纯良、敬畏、悲悯。他会长成一座山，他们会连成一道岭，俨然如一个不可摧垮的信念。

我在深秋的东北给你写信。窗外便卧着一道山岭，斑斓的秋叶覆盖了它。它安静地卧着，一卧就是一天，一年，一百年。可是你读这封信的时候，一定是冬天了，这封信从深秋进入冬天，足足走了两个月。秋叶换成白雪，那道山岭依旧静静卧在那里。它寂寞吗？一定不寂寞。它看惯了山里山外的喧嚣和变迁，即便四季更替、草木枯荣，最长久的还

是它这道山岭。

我就是提供这样的文字。

热闹也罢，寂寞也好，我只希望它们能活得长久。甚至永远活着，如山峰、如星辰。如果不致力于这样的文字，作家何谈伟大，文学何须存在？

这本书里的字字句句究竟算怎样的文字？它们热闹吗？不热闹。它们会长久吗？也未必。我却敢说，它们还能再活一些年月。

它们有的活在教科书里，从一些新鲜的资料便可知道，十几年过去它仍旧在感动现在的读者。它们有的活在不同年代的选本里，选家在变，它却不变，这算不算一种长久？它们有的变换衣装，打扮成另外一番样子活在国外的书刊，它们在海外的遭遇我不得而知。两个美国孩子写来的长信能否证明它们还活着，并且感动过几个外乡人？它们被乡村的孩子朗诵，被勤勉的教师制成各种课件；它们也存活于一些隐秘的日记里，公开的日志里。

今天，它们以导读的方式摆在你的面前。今天的方式，责编付出很多辛苦。最辛苦还是写导读的学者们、教授们、作家们。他们的手上都执着一把严格的文学尺子，用它来测量什么是好作品，什么样的作品值得一再解读。我想，这些精妙的导读延长了它们的生命，让它们可以多活一些日子。不但如此，这些精妙的导读还道出了它们“活下去”的理由，语言、立意、思想方面，也有细节描写、人物塑造方面……他们确实给足了理由。

其实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那就是你的喜爱。最终，它要活在你的心里。你喜爱过它，对它念念不忘，它便永远活着。

它们是我近些年和前些年的作品精选。有时候，我在山间的客车

里酝酿它；在机场的大厅里，它成形了；更多时候，我在书房里打磨它的头和尾巴；我一气呵成，我也推翻再造；每完成一篇，都会增加一根白发。当黑发中间杂了银白，它们也越攒越厚。我用它们留住了青春的时光。孤影枯灯，漫漫长夜，它们伴我走过灵感肆意的分秒。最主要的是，它们给我很多自信。当我写出它们，真像一个伟大的创造，从无到有，生生不息。

这些文字有些别样的味道。是的，这是我给你的特殊气息。

这里的气息，我更愿意把它抽象为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人格。它似一缕连绵不绝的光辉，照亮了多少文学佳作呢？难道，我们不能从过去的、现在的那些经典中看到它吗？一部作品，但凡弥漫了某种特别的气质，便会显得来历不凡，似乎来自一个水草丰美的远方，朴素、神秘、清澈、悠远。

我居住的东北，田野广阔、山林密布，它时时处处隐藏在那里。它在我的生活里，它甚至就在我的一左一右。

你来才知道，在这里人和树的交流是家常便饭，不算什么稀奇古怪。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跟老槐树汇报过日子的鸡零狗碎，就因为这槐树比他还老，是看着他长大、变老的。忙着汇报，也要调侃树下走过的一条瘸狗。瘸狗的瘸固然可怜，可是老人的调侃绝非恶意，那是善意的关切。在东北，有一种善意看似冰冷、暴戾，其实是嘘寒问暖。不懂这个表达方式会感到诧异，甚至误解了对方的好意。瘸狗大概来自外省，不懂老人的意思，狼狈逃走，老人站在树下嘎嘎笑。这样的交流在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，遇见这样的描写不要认为我故意使用了童话的写法。这种写法是实实在在的，没有虚拟的成分。我不过是在

重现这块土地上“万物有灵”的生命观。

它会成为绝唱吗？要我说，它仍旧在传唱。它在林间传唱，它在每个东北人的内心回荡，甚至就在我的血液里流淌。它早就作为一种气质和人格，存放在我们的眼神和笑声里。

我庆幸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我的审美观、生命观就在这气息里形成、定型。我又不知不觉中把它带进字和字之间，行与行之间，把它填充在句号的空隙里。

在今天，文学的风向已不比从前。它太实在，离当下的生活太近。它又太折腾，华美喧闹。它总是担心，倘不用声色吸引读者，读者便停不下来，也坐不下来。于是，它变得庸庸碌碌，把身上那股神气跑丢了。这样一来就有一千个理由来怠慢、轻蔑这种气质。它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气质不合时宜，那些法术和腔调早就过气，谁还愿意停下来观看它的表演。

我却舍不得它。

我坚信，它能让我的文字生出特别的气质，就像西方世界的小魔法师，神秘莫测，连一个鬼脸都耐人寻味。

就写到这里，别样的阅读开始吧……

薛涛

2014年10月26日深秋于沈阳东大营